

灯下漫笔

早餐

□史国华

儿时的我曾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,据说当年上海的早餐被称为“四大金刚”:大饼、油条、粢饭糕,外加豆浆。

我对“四大金刚”早餐从不敢有奢求,早餐大都是开水泡饭,就着头天晚上的剩菜,倒也吃得津津有味。

我的学生时代是在贵州开始的,山城的街边早餐店比较简陋,以米粉为主。还有一种将大米碾成的粉制成硕大的薄饼,卷起来后按一厘米左右宽度剪切,称为剪粉。

贵州人无辣不欢,在米粉或剪粉中放入各式拌料后再滴些许红彤彤的辣油,食客们人手一碗,蹲在店铺旁边拌边吃,十分诱人。

我也曾铆足劲买了一碗,结果辣得我眼泪都往下流,张着嘴巴不敢说话,还一直用手使劲地扇,着实体验了回味无穷的感觉。

刚工作那会我曾赴广州出差,那时国家已改革开放,广州的早餐店富贵气派味较重,当地人喜欢把早餐称为早茶。

在舒适清雅的大厅,广州朋友邀我一边品尝香气醇厚的龙井茶,一边就着猪肠粉、生滚粥、虾饺,还有糯米鸡,一阵阵芳香围绕在口中,印象颇深。

步入21世纪后我一直在商务部门工作。有一次在扬州开会,我们专程去富春茶社吃早餐,泡上一壶茶,端上一碟干丝和几道特色点心,感受扬州人“皮包水”的安逸生活。早餐连接着千家万户,出于职业习惯,我与同事们谈起各地早餐业时总会感慨南通早餐事业的现状与发展。

前些时我在通京大道北侧一家早餐店吃早餐,引起我极大兴趣。早餐店约40多平方米,透明而洁净的玻璃窗外飘下丝丝雨滴,浅绿色的椅子与淡黄色的小餐桌在顶灯照射下显得特别温馨。店家主打各式面条和馄饨,特色并不明显。然南墙上以七彩彩虹为背景,歪歪扭扭写着“寄语墙”三个大字,黑底白字却十分醒目。

陆续有家长领着儿女进店,只见家长们忙着点餐,孩子们便乘隙涌向“寄语墙”,有的在阅读墙上花花绿绿纸片里的留言,有的拿新纸片写一段文字再贴上去,看着由校服、书包、红领巾构成的背影,还不时传出稚嫩嬉笑声,在童心飞扬中仿佛我也童心未泯。

我好奇地走到墙前一探究竟,“考试加油”“又被老师批评了”“看到琪琪在哭”“面条西施没来”“小云吞里有马蹄的口感”“老板娘姐姐很漂亮”……五花八门的留言写在不同形状的彩色纸片上,“寄语墙”五彩斑斓。

我试着向一位家长询问:你们常来这家店吃早饭吗?“娃儿要来,生意一直蛮好。”家长操着南通话作答。

在向“老板娘姐姐”买单时我问道:为什么在店里设“寄语墙”?“老板娘姐姐”的回答倒也干脆:“小娃儿不方便说的话,就让他写下来。”

我在学生时代常听老师讲: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意在要求我们把握清晨的美好时光,认真读书。后来听朋友说:一生之计在于勤,一晨之计在于吃。吃一份清爽可口的早餐,身心舒坦。

我觉得其实两者无大差异,前者汲取的是精神食粮,后者补充的是物质能量。民以食为天嘛,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漫长的夜晚洒向宁静大地,睡眼惺松的我们,如果在幽雅舒适的环境里,吃着芳香四溢的早餐,还有轻松愉悦的沟通交流,然后开始一天紧张的学习或工作,元气满满,谁说不是爽事呢?



牧歌

陈顺源

精短小说

刘阿婆说:“当然。”刘阿婆说:“你哥哥呀,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你哥哥会帮助人,看我买菜不方便,经常上门来,说,阿婆,你要买菜吗?我可以帮你去买的。你哥哥帮我买了好多次的菜,买的菜儿既便宜又好。我还问你哥哥,你是不是往里贴钱了?你哥哥说,哪有呀,阿婆。你哥哥呀,肯定是往里贴钱了,他还真以为我老糊涂了呀!”妹妹说:“阿婆,那你知道我哥哥出差去哪里了吗?怎么一直不回来呢?”周阿姨犹豫了一下,说:“呀,这我不知道啊。”

妹妹回到屋里时,母亲躺在沙发上,正睡着午觉。母亲睡得很香。妹妹蹑手蹑脚地进了屋,又进了哥哥的房间。房间里,还有一个大箱子。母亲说过,这是哥哥的箱子。妹妹一直都很好奇。今天,妹妹终于忍不住地打开了箱子。

箱子里,妹妹翻到了许多哥哥的东西,也翻到了几张发黄的报纸。其中一张是一场大火的报道,还有消防兵在大火中的不幸遇难,是一张帅气的年轻消防兵的险。

还有一张是失去消防兵儿子的母亲,又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是一张母亲抱着婴儿的照片。

妹妹轻轻地合上了箱子,揉了揉湿湿的眼睛。妹妹终于知道,自己为什么叫思思了!

紫琅诗会

流淌芳菲与秘语
清啼的鸟儿,劈开一条宽广的道路
爱与光阴
由此,生长出金色的绒毛

可贵的任性——
我知道,抓住春天的方式
就是在花海中迷失,而后像空荡的回忆
祛除了暂短和衰老

哥哥的妹妹

□崔立

妹妹有一个哥哥。妹妹从没见过哥哥。妹妹只在母亲的说话中,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哥哥。

母亲说,你哥哥,高高的个儿,可帅气了。母亲说,你哥哥学习成绩特别好,每次考试都是一百分。

母亲说,你哥哥从小就特别懂事,经常帮我干活,可勤快了!母亲的活儿,说得11岁的妹妹一愣一愣地。

中午,坐在饭桌前的妹妹,看着手上的碗儿,还有母亲面前的碗儿。妹妹响亮地说:“妈妈,今天我来洗碗吧。”

母亲说:“好啊。你真像你哥哥一样懂事呢!”母亲脸上笑着,笑得额头上都是皱纹。

洗完碗,妹妹擦了把手,走到了坐在沙发前的母亲身边。妹妹说:“妈妈,那我的哥哥他去哪儿了,我怎么从没看见过他呢?”

母亲说:“哦,你哥哥出差去了,他很快呀就要回来的,对,早上你记得吗?电话铃响过,他在电话里说呀,妈妈,你要好好的,我很快就回来了,帮我也和妹妹问个好……”

妹妹愣了半晌,早上她可一直在客厅呢,电话根本就没响过啊。妹妹看着母亲,母亲的脸上都是快乐。

妹妹走到了大街上。好多人和妹妹打招呼。

比如黄伯。妹妹说:“黄伯,你知道我哥哥吗?”黄伯说:“当然。”黄伯说:“你哥哥呀,是个好小伙。有一次呀,我搬个液化气罐头,从自行车上拿下来,往房间里搬,但卸下来的时候,我一个人没办法弄。你哥哥看到了,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,还喊着,黄伯,等等,我来……你哥哥到了后,帮我扶住了自行车,让我可以把液化气罐拿下来,我和我哥哥说谢谢。你哥哥笑笑说,不用客气的。”妹妹说:“黄伯,那你知道我哥哥出差去哪里了吗?怎么一直不回来呢?”黄伯愣了愣,说:“呀,这我不知道啊。”

妹妹还碰到了周阿姨。妹妹说:“阿姨,你知道我哥哥吗?”周阿姨说:“当然。”周阿姨说:“你哥哥啊,真的挺不错的。有一个大夏天,连空气都是烫的。我有一份文件忘在了单位,但我又要照顾家里的孩子。我和你哥哥说了。你哥哥说,没问题,我去拿。你哥哥问清楚了我单位的地址,我也打过了电话。过了一会儿,你哥哥回来了,晒得黑黑的,满头大汗。我和你哥哥说谢谢。你哥哥笑笑说,不用客气的。”

妹妹说:“阿姨,那你知道我哥哥出差去哪里了吗?怎么一直不回来呢?”周阿姨愣了愣,说:“呀,这我不知道啊。”

妹妹又碰到了刘阿婆。妹妹说:“阿婆,你知道我哥哥吗?”

下了一夜雨(外一首)

□萧萧

树叶上的露珠,散漫滑动 到了叶尖处 犹豫着,不想落下来	和他妈妈告别 激净的眼睛里 不再有轰鸣的雨水
对面屋脊上 似乎换了一只新鸟 它的鸣叫,比昨天早晨的 两只 更清幽	油菜花,盛开的隐喻 恣意的盛典,苍穹羞愧 蜜蜂抱着绵针,刺破了春的 肌肤
楼下的小男孩,背着书包	

芬芳一叶

桑葚紫了

□周祖斌

初夏季节,乡村野外的桑树上到处都是簇簇黑里透红的桑葚,微风吹过,一股甜甜的清香钻入鼻中,直让人眼馋流口水。这舌尖上的美食,一下子勾起了我童年对桑葚的美好记忆。

小时候,老家农村里几乎家家都要养蚕,村子的周围,有着大片大片的桑田。

每临初夏,树上的桑葚就被阳光涂上鲜艳的胭脂,又经过雨露的滋润,变成紫红色珍珠般的果子,它们挂满桑树的枝头,诱惑着路人的味蕾。

有的桑葚落到地上,地上也变得鲜亮起来,恰是“殷红莫问何因染,桑果铺成满地诗。”

桑葚初熟时为绿色,后来逐渐成熟为紫红色、黑紫色。成熟后的桑葚个大,肉厚,酸甜适口。如果桑葚半红半黑,说明熟得还不彻底,紫黑色的是熟得最好的。

儿时的我们,不曾有当下孩子拥有的各种美味零食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水果仿佛是一种“奢侈品”,只有到了桑葚成熟时,一枚枚果子连缀着挂在枝头,它们或红或紫,肥美而鲜亮,藏身于翠绿的桑叶下,宛若一串串串晶莹剔透的玛瑙,诱惑着每一个路人,也让我们大快朵颐。

放学回家路上,我们一群小伙伴钻进一片桑树林,摘上一大把熟得发紫的桑葚塞进嘴巴,熟透了的桑葚像抹了一层蜜,一入口,满嘴都是甜甜的汁水,让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忍不住大呼过瘾。

那股甜滋滋的感觉现在一想起来还会回味无穷。桑葚的魅力,不仅仅来自桑葚浓郁独特的味道,更是因为在桑树上我和小伙伴们简直像是一只只小猴子爬来爬去,那种快乐和幸福是现在孩子们根本无法体会的。

桑葚虽然好吃,但是其汁液却是十分难洗。当年如果衣服上弄到了桑葚汁液,特别是桑葚汁弄到了“的确良”白衬衫上,那回家被一顿责骂是免不了的。

酸甜的桑葚,一直是人们喜吃的鲜果。从古至今,尽管它没有像桃、杏、梨、橘、苹果一样被培育成主流水果,但其中却蕴藏着若干故事。像传说的斑鸠吃了桑果会深深迷醉,以至于醉落在桑树下面被人逮了去。

这大概是源自《诗经》里那首著名的《氓》吧?“桑之未落,其叶沃若。于嗟鸠兮,无食桑葚。”诗以比兴的手法告诫那些恋爱中的女子,不要过于和男子们沉迷于热恋的爱情中而犯糊涂,以免遭受始乱终弃的不幸命运。

桑葚不仅美味异常,还有药用价值。《本草纲目》等多种医药典籍中对桑葚的药用价值和用法都有记载,农村也有俗语:“五月桑果满地诗,小小桑葚能养生。”

现代研究表明,桑葚性味甘寒,具有补肝益肾、生津润肠、乌发明目等功效,它有多种营养成分,营养价值很高,且具有多种功效,被医学界誉为“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”。常吃桑葚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,具有延缓衰老、美容养颜的功效。

长大后的我早已离开了老家,这童年美食就很少能吃到了。可是,昔日美食却不时萦绕在心头。

我对童年桑葚的怀念,竟是对那美味的怀念,还是对远去时光的怀念,谁能说得清楚呢?